

彩虹

澳洲专业华人俱乐部 (CPCA) 期刊
Chinese Professionals Club Australia (Victoria Branch) 主办

-- 第三十期 -- -- 季刊 --
(二零零一年六月出版) (一九九三年创刊)

辛巳年五月

本期目录 (rb2001.02)

-
- | | | |
|----------|--|-----|
| 0. 【编辑按】 | | |
| 1. 【理事会】 | 简讯 | |
| 2. 【我们】 | 奶妈 | 潘仁积 |
| | 从谈往事说开去 | 乐山 |
| | 闲话 | 戎戈 |
| 3. 【艺苑】 | 浣溪沙。复活节郊游 | 胡维平 |
| 4. 【游记】 | 似梦非梦“夏日雪” | 吕宾 |
| | Our holiday to South Australia | 刘真 |
| 5. 【纪事】 | 澳洲清洁日活动 | 李健民 |
| | 愉快的一天 | 伍东阳 |
| | 打靶归来 | 杨玉双 |
| 6. 【棋牌乐】 | CPCA 2001 年“拱猪”大赛 | 骆明飞 |
| | CPCA ‘拱猪’ 竞赛规则 | 张悦 |
| 7. 【生活】 | 一封家书 | 初来澳 |
| | 澳洲“怪事”集锦 (续) | 周老太 |
| 8. 【笑林】 | 逗你乐 | 潘仁积 |
| 9. 【信息】 | 新会员介绍 | |
-

本期编辑：潘仁积(renji.pan@spme.monash.edu.au)，戎戈 (lz@alphalink.com.au)
发行：周万雷 (wanlei@deakin.edu.au)

彩虹网址 <http://www.vicnet.net.au/~cpca/rainbow.htm>

<彩虹>是由 CPCA 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会员服务。请会员们积极投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或 CPCA 的观点。转载本刊文章须由作者同意。

请正确使用 C P C A 新电子邮址：

A n n o u n c e A d d r e s s : cpca-announce@vicnet.net.au

T a l k A d d r e s s : cpca-talk@ideaspro.com.au

【编辑按】

新一期的 RAINBOW 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您看了以后能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使今后的 RAINBOW 办得更好。

“周老太”是程一兵会员的妈妈。因探亲，于去年五月份来墨尔本。“周老太”不但是 RAINBOW 的忠实读者，更是其积极的投稿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近几期的 RAINBOW 上，每期都有老人家的佳作。可惜，因签证原因，老人家已离开澳洲回国了。令人感动的是，老人家临走前留下了三篇力作

给我们 RAINBOW。我们将分三期登完老人家的作品。在此，我们代表 CPCA 的全体会员，向“周老太”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他老家在国内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张悦在牺牲了无数个休息日之后，终于制定出了一部法典：《CPCA“拱猪”协会四人复式和双人对式竞赛规则》。相信拱猪好手们都将从中受益，在今后的“竞赛”中可有法可依，不必再为了谁是“老子天下第一”而争得脸红耳赤。

伍东阳撰写的 CPCA 复活节侧记让我们回想起了那美好的一刻。今年的复活节天气之好，参加人数之多，内容之丰富为近年所少有。这正印证了“天时，地利，人和”。许多人玩得不亦乐乎，流连忘返。不信？有胡维平的诗为证。

乐山的文章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办公室里有“四不许”，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实际上都是非常渴望交流的。平时朋友间聚会，大家也确实会就一些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RAINBOW 实际上给会员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用武之地。希望今后大家能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来文发表意见。

可能是太忙的缘故吧，编者感觉到会员们对 RAINBOW 投稿的主动积极性不是挺高。作为 CPCA 的会刊，RAINBOW 应该也是联络会员间信息，感情的一条纽带。真诚地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为大家同时也为您自己写一些稿件。

本期 RAINBOW 还有一些精彩的文章留待自己欣赏。

【理事会】

理 事 会 简 讯

*三月二日，应中国驻墨尔本领馆教育组刘在详，沈荣领事的邀请，本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及几位 CPCA 前任主席刘贵民，程一兵，赵明等前往教育组参加了座谈会。其目的是增进互相间的了解，以促进 CPCA 会员与祖国科技学术方面的交流。教育组放映了“幸福时光”电影招待大家。

*四月十三日，CPCA 于 SILVAN 水库组织了复活节秋游活动。多名会员及其亲友参加了这次活动(详情见伍东扬的特别报道)。与此同时，举行了简单的送旧迎新仪式。让近期加入 CPCA 的新会员作简短的自我介绍，并为移居美国的刘海峰，冯小平和李雄，韩燕两对夫妇送行。

*五月五日，应北京大学墨尔本校友会筹备小组的邀请，CPCA 理事会主席吕滨代表 CPCA 理事会参加了在 KEW 举行的北京大学墨尔本校友会的成立大会，并代表 CPCA 对她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会后，CPCA 与北大校友会和清华校友会达成口头协议，希望在明年春节联合举办庆祝活动。

[回到目录](#)

【我们】

奶妈

潘仁积

前一阵子岳母从国内来墨尔本探亲，为减轻老人家的寂寞，太太就经常在录像出租店借一些带子让她在家消磨时间。当然，我们有空时，也陪着一起看看。其中有盘带子里面的内容使我看了以后深受感动，感慨万分。

那是上海东方电视台办的一个娱乐性节目，专门讲述一些感人的老故事。那天我们看到的是关于已故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韦然本人好象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我经常在杂志上读到署名“韦然”的文章，不知是否同一人）和他奶妈的故事。

由于拍戏任务繁忙，上官云珠刚生下儿子不久，就给他在江苏乡下找了个奶妈并送到那儿去抚养。一年后断奶，韦然便回到了上海自己母亲的身边，进了上影厂的幼儿园。此后，两家仍保持着联系，互有往来。文革时，上官云珠被迫害致死，十岁的韦然则被送到了北京亲戚的家里。从此，两家便断了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韦然的奶妈——这位普通的农妇愈来愈思念自己的“奶儿子”。几次到上海寻亲，都是失望而归。最后，在上海电视台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与“奶儿子”团圆。

故事虽很简单，但却是真实的。我之所以被深深感动，是因为我也想到了我自己的奶妈。

我出生的时候，一方面，妈妈年龄大了没奶水喂我，另一方面，那时父母的工厂正好被“公私合营”，妈妈必须去厂里上班而无法带我。因此，通过“荐头行”（这是旧时上海对各类事务中介机构的称呼）的介绍，父母为我在江苏太仓的乡下找了一位奶妈，把我送到那儿抚养，父母则每月一次去乡下看我。

那时，我奶妈很年轻，才二十岁出头，刚有一个小孩不久。应该说，奶妈的家境还算不错。家里有几间瓦房，还有良田，牲畜等。他丈夫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耕作之余，为他人打造家具，除此以外，奶妈自己还会织布，收入不蜚。当地妇女有奶别人家孩子的风俗，并不是完全为了钱，增加家里的收入。

我在江苏太仓的乡下渡过了幼年，五岁时回到上海自己父母的家里。可惜，五岁以前的一切，在我的记忆里是零。我在奶妈家的许多事情，都是以后从大人們的口中得知。我回到上海以后，像大多数善良的女性一样，奶妈也因舍不得我这个“奶儿子”，便常常和她丈夫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上海看我，每次都要背许多农副产品，而父母和家人也次次热情招待，在他们回去时，总要给捎上一些农村短缺的日用品。我呢，就象一个小主人，每次他们来看我，就把他们带着，在上海到处玩。时间一长，两家便如亲戚一般。

十一岁那年，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就对父亲说，我想到太仓乡下奶妈家住一阵子。那时，从上海到奶妈那儿，要在离我们家很远的闸北坐长途公共汽车到太仓浏河镇（抗战时日本人攻占上海的登陆处），然后换乘江苏境内的汽车到新塘，下车后再步行40分钟才能到奶妈的家。父母不放心让我这么小的孩子独自作“长途”旅行，所以一开始不同意，后经不住我的“蛮缠”，才答应让我当时在家等待毕业分配的姐姐陪我一块儿去。就这样，在“阔别”六年后，我又回到了“故乡”。

虽然，幼时的记忆已不复存在了，但当我一踏上这片富庶的土地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顿时涌上心来。屋前的打谷场，屋边清澈的小河，屋后茂密的竹林，阿奶，阿公（奶妈的婆婆，公公）慈祥的笑容，幼时在一起玩的伴儿，骑过的驴子……，这一切的一切竟是那么地亲切。

那时是冬天，农闲季节。因此，奶妈一家人有空陪伴我们。我在那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全然没有作客的感觉。每天，不是跟着“阿大”（即奶妈的丈夫，当地人对父亲的称谓）去河里打鱼，就是同“阿叔”（奶妈的小叔子，也就大我五六岁，比我同去的姐姐还小）去大队部唱戏，排演节目；要不，拿起“阿大”的木匠工具，学做小木匠；再不，就是同奶兄，奶妹及村里同龄小孩一起玩耍。有时同奶兄闹起真来，奶妈，“阿大”，奶妹全向着我，把个奶兄气得吹胡子瞪眼地，几次三番要想报复我这个“上海阿拉”。在那儿无矩无束的住了一阵子后才发现，离家已有几个星期了。姐姐因为要帮家里准备过年，不能多待，就先回了上海，而我一人又在那儿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个多月，真是“乐不思蜀”。直到父亲来信催时，才极不情愿地回到上海。临走时，奶妈亲手织了一块土布，为我缝制了一套衣服。

奶妈和“阿大”是一对朴实的农民夫妇。从那次我到乡下住过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密切。他们视我如己出，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母爱与父爱。多少年来，不是他们到上海来看我，就是我到乡下去看望他们。他们当我就像家里人一样，有什么事会找我商量，我有什么事也愿同他们说。

不幸的是，八九年那一年，“阿大”患了肺癌，在“上海肿瘤医院”开完刀回去后，情况一直不是很好。九〇年初，在我远赴澳大利亚的前夕，我又到乡下去看望了“阿大”一次。那时，奶妹在太仓县城工作，奶兄买了一辆卡车在外跑运输，而奶妈为了挣钱给“阿大”治病，正好外出打工，也不在家，

故那天只见到“阿大”一人。那是我平生最后一次见到他。不久，“阿大”便离开了人世，才五十多岁。

丈夫去世后，儿子一家，女儿一家又相继进了城镇，奶妈就只能一人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由于她没文化，不认字，加上我也不清楚奶妈家确切的通讯地址，来澳后，就同奶妈失去了联系。但我心里却一直在惦记着她。前两次回国因脱不开身，没去看奶妈，去年回国前，我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设法到乡下去看看奶妈。

当我回到上海后，把这个想法同母亲一说，没想到，年已八十六岁的老人家不但非常高兴，还说要与我同去。母亲说“你离开那儿四十年来，我一次都没再去过，我想再去那儿看看，一来，拜访一下你的奶妈，二来，再看看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妈妈的话使我非常感动。这么多年来，老人家一直对从小就把我送到乡下去抚养，有着深深的歉意，并对我奶妈怀有感激之情。她这次之所以想跟我一起到乡下去，我想，除了怀旧的情感外，就是当面再向奶妈致谢。可妈妈的话，同时也使我犯了难：失去这么多年联系后，我不知道奶妈是否仍然住在原处，甚至还不知道现在去那儿是怎么个走法。如是我一人，怎么着都好办，可八十六岁的老母亲在一旁，万一要跑东跑西地问人，走路，那怎得了？！为此，跟家里的人商量了一下。没想到，他们都挺支持。在上海一家科研单位搞高科技产品开发的二哥说：“太仓一带我有些朋友，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找到确切地址后，我去弄辆车陪你们一起去”。

经过一番周折后，终于在我们回澳的前几天，打听到了奶妈家的消息：奶妈仍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奶兄在浏河镇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而奶妹则在浏河镇上开了一家饭馆。听到这消息后，我十分高兴，便通过二哥的朋友同奶兄约好时间，并说好：我们先到奶兄在浏河镇的家里碰头，然后再一起到乡下的老房子。

尽管那天下着蒙蒙细雨，但我和母亲及二哥都兴致勃勃地早上八点钟就从浦东的新家出发了。上海现在的公路状况，真是与以前不能同日而语。我也算是个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了，可才十年的功夫，我就象到了一个以前一点都不熟悉的地方一样，完全没有了“方向”。也不知道司机是怎么开地车，一会儿过江隧道，一会儿高架路，没多少时间，便进入了沪宁高速公路。整个行程不到两小时，浏河镇就到了。稍一打听，便找到了奶兄。

虽说不是亲兄弟，毕竟从小吃同一人的奶长大，加之十多年没见面，因此，奶兄弟俩见面时，彼此还是感慨了一番。寒暄之后被告之：奶妈事先跟别人有约，一大早就出了门，十一点之前应该能赶回来。一会儿，奶嫂，奶妹都过来了，多年不见，大家都很高兴。母亲的精神也特别好，奶兄三层楼的小洋房，老人家跑上跑下地，一点都不觉着累。可不知怎么搞地，左等右等，奶妈还是没有回来。奶侄骑了摩托车到处找，就是不见人影。转眼，便到了午饭时刻。漂亮而能干的奶嫂，片刻间便置办好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美味的鸡鸭鱼肉，鲜嫩的蔬菜，醉人的米酒，喷香的白饭，大多是自养，自种，自酿，跟我们现在平时能吃到的，完全不能相比。

虽然热情的主人，让我们大饱了口福，我心里却在埋怨奶妈：这么多年来，我才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来看您一次，您有什么事不可放一放呢？可同时，又在担心别出什么事。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度过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3点半，还是没有等到奶妈回来，而司机则因有另外的任务，我们必须走了。

我们真是尽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家的路上，在担心奶妈的同时，我也觉得很对不起我的母亲。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出来一次不容易，本来都已安排好的事，没料到，最后想要见的人和景都没如愿。

当天晚上，二哥给奶兄又挂了个电话，这才得知：奶妈因出了点小小的意外，当赶回家时，我们刚离开不久。真是不巧，太令人遗憾了。

虽然这次没见成面，总算彼此接上了联系，况且又见到了除奶妈以外的所有人，所以也不能说白跑了一趟。下次回去，无论如何还得再去乡下看望奶妈。

人真是个感情动物。虽然奶妈只是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曾经喂过我的奶，带过我，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她就如同亲人一般，让我永远都不能忘怀。

从谈往事说开去

乐山

本想写篇谈往事的文章，但又恐怕明眼人说“没劲”！谈往事的权力往往属于德高望重，功成名赫的老耄。哪有中年人动不动就把往事挂在嘴边的？

中年是一个颇令人尴尬的人生时期，既不象年轻时那样朝气蓬勃，希望无限；又不似老年人那样功成名就，可以摆老资格。常常有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找不到身份的感觉。二十岁时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女友佩服我有主见；三十岁时，遇事广泛征求意见，但最后还是觉得自己最聪明，妻子说顽固；四十岁时每每向当家的讨主意，不光自己气短，连老婆都瞧我不起。

更有甚者，每当做了什么在太太眼里上不得台面的事，太太就感叹道：“唉，人到中年啊！”这话语中的两许惋惜，三丝怜悯，和五分不屑把男子汉胸中的傲然自尊和万丈豪情打得是烟消云散！

谈往事的气魄没有。谈今日，又可惜见识有限，力不从心。谈其他，也有诸多的忌讳。

如笔者以前工作的办公室，就有不明文的“四不许”：不许争论足球(当然是 footy)，不许涉及政治，不许谈论宗教，和不许讲黄色笑话。这前三条相信是放之澳大利亚社会而皆准的办公室原则。这第四条吗，是同办公室的一位高龄未婚亚裔女士强加于人的。她的年龄到底有多高，不得而知，反正据说比我还大上几岁。每当有人犯规，她就出示用文件夹改制的黄牌以为警告。刚好组里还有一位比她又多吃了几年咸盐的中年离婚的男子就爱谈些有色彩的话题，所以两人时不时地因此发生点矛盾，当然次次以这位男同事的失败而告终。

我当时以为是这位女士太过认真，因为澳洲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黄色的东西实在是随处可见，不足为奇。可是以后的一件事教我学了一个乖。另一位同事当时是我们共同的上司，后来加入了一家大公司任职。他惯于把“伊妹儿”发来的笑话照转他人，习以为常，从不留意。谁知有一次被人告了下来。原来他转发的大堆笑话中有一个嘲笑某个有悠久宗教文化历史，独具特色的民族，偏巧收到笑话的人中就有一位属于这个民族。这个人把我的前上司告到了公司上层，说他种族歧视，并抗议公司保护雇员不力，有失职之嫌。这么一来，我的这位前上司就只好炒了他自己的鱿鱼。想来他的雇佣条件中有相关规定，否则在澳洲这个劳工权力甚大的社会，公司也不可能轻易地让他走路，说不定他还可以告公司一个不公平解雇(unfair dismissal)。这是题外话。

尽管如此，相信对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题目发表针砭时弊，有指导作用的真知灼见，警世恒言还是会大受欢迎的，至少笔者就非常想看。前面提到的“四不许”，也无非是因为怕“出界”，所以避而不谈。其实，但凡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议论时势也许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比如，谈政治的，可以介绍澳洲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的作用；谈经济的，不妨讲讲全球化会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谈外交的，最好预见一下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其中澳关系和华裔的影响。如此等等。引起争论也无妨，只要争论是建设性的。有不同的观点更未必就是坏事，事过境迁，人的观点因时而异，不能以观点取人。

人到中年，往事如烟，前程茫茫，现实是最要紧的。

闲话

万事开头难，这话谁都知道，可谁也不知道开这头，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有多难。

我向来都是磨洋工的人，尤其是需要认真、动脑筋的事，能躲则躲，躲不过则拖，现在做了这个徒有虚名的编辑，再加上潘仁积这样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相对照，我就象老鼠上了夹子，再也无处藏身了。唉，真的希望像有些同志，一下笔如行云流水，洋洋万言，一不留神就是一大篇。虽说公开揭短有损害形象，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总是多数，要不然怎么看的人多，写的人少呢，这么着常常安慰自己，晚上也可以睡个安稳觉，谁让自己的祖先来自阿Q的故乡，流毒不浅哪，遗留至今。

曾经跟潘总编保证过，这次回国，一定写一篇感想。回来后，还真的开了个头，写了小半篇，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事，放下了，就在也没有捡起来。而且好像也没有这么多感想可写。天生没有一颗易感的心，这叫我没有办法。不过，最近跟家里的一通电话，让我想起了回杭州时发生的一些事，尤其是关于我爸爸的某些轶事，现在想起还时时忍俊不禁。

我老爸风趣幽默，虽然没受过什么正式教育，却语言丰富，常常段子连篇，语出惊人。前两年，他一连中风了两次，住在医院，他所在的病房立刻成了病人护士的娱乐中心。虽然他半身不遂，含糊其词，但却笑话连篇，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病情神速好转。这次我回国，还有人转述他的一些段子。其中有一个是他对自己名字的调侃。“我叫黄仕灿，”他这么跟人说，“有一年有个人好心给我写了封信，信封写得潦草，写成了黄化灿。正巧我又碰到个好心的邮递员，一路走一路叫，黄化灿，黄化灿，弄得大家以为有人叫卖黄花菜来了。”

这次回国，我又语重心长地游说老爸，我说“爸，跟我去澳洲住段时间吧，现在有条件，怎么也得国开开洋荤吧。再说，你总得去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吧？”我爸说得也极其诚恳：“女儿啊，我知道你那儿花园洋房，环境优美，千好万好。不过我去了，不就成了个张学良了吗？那种软禁的日子我实在不想过，那样做人有啥味道。”这一番话，说得我至今想起来还哭笑不得。

我有个侄子，小小两岁的年纪，却已显出爷爷所遗传的秉性。这家伙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于是我称他大头。有一天我正叫他，“大头过来。”他不乐意了，“我不是大头！”“那你是什么？”“我是小帅哥！”我又问他：“那你爸爸是什么？”“我爸爸是帅哥！爷爷是老帅哥！”小帅哥最爱吃麦当劳，还爱吃肯德基，每次远远地看见这两处的招牌，就会跳着脚狂奔过去，通常当然是扫兴而归。每到这时候，小家伙也不闹，只是摇着他的大脑袋，连连说，“真糟糕，真糟糕。”有一回家里吃鸡，因为是本鸡（农民家里放养的鸡），我妈舍不得杀，非要等我回国才吃，所以养得有些老。我爸又不失时机地学着小侄子的口气说：“真糟糕，真糟糕，肯德基吃不著，这回只好吃啃不动鸡了。”

生活中当然不可能只是些笑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家也不例外。我妈有极严重的心脏病，还要照顾93岁耳聋眼花的老母，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各路亲戚朋友，实在觉得心力交瘁，可是又难以摆脱，虽然有我爸这样的笑星在身边，却还常常烦恼重重，体力不支。目睹家里各种琐碎的家务事，我日益觉得有精简改良的必要。有一天，我把爸爸妈妈带到了郭庄——西湖边的一个景点。那儿远离尘嚣，清静幽雅，我们三个人选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坐下，泡上了三杯龙井新茶，坐坐谈谈，开了一天我们后来所称的‘郭庄会议’。我们仔细讨论了各样家务事，设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和各项合理的安排，当然宗旨是以照顾我妈的身体为第一。对于这样的安排，我感到特别的满意，回来后，我还常常打电话询问，“‘郭庄会议精神’贯彻得如何？”。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我的那些设想只是些不切实际的上层路线。首先，我那神仙姥姥本来就不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可以任人摆布。她每天一瘸一拐地（她曾三度骨折）去公园晨练，风雨无阻，害得我妈日日担惊受怕，却徒然加重自己的心脏病。老太太依旧我行我素，潇洒人间。前几天，姥姥忽然心血来潮，要去各侄子家旅游，并吃新上市的杨梅尝鲜。她高高兴兴地换上最时髦的新装，坐上专程来接她的小汽车，到各处著实风光了几天。乐极当然生悲，还没回到家，姥姥已患上了流感，等回到家，这流感就成了肺炎了，每天咳嗽不止，高烧不退。这么一来，跑医院，找医生，配药，化验，家里家外，把这老头老太忙得团团转。‘郭庄会议精神’到这时候就成了画饼一张，成了空想社会主义

了。“戎戈啊，”我爸在电话那端说，“你那‘郭庄会议精神其成实是一条王明路线，完全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实在是行不通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吧’得，我再也没辙了。

我真的希望有枝生花妙笔，可以尽情写下我爸爸的各种生动语录，写下他面对各种困境却乐观开朗，幽默忘我的精神。不过，我尽可以用我这枝秃笔写下，我爱我爸，我爱我家。这就是我这次回国的感想录。

[回到目录](#)

【艺苑】

浣溪沙。复活节郊游

胡维平

四月青林秋意微
和风丽日胜春晖
戏球薄汗乐相追

绕树烟香留鸟驻
依山水魅逗云飞
影斜人倦不思归

2001年6月

七律。练太极

朝聚青坪华露浓，展腰曲臂伴和声。
撙膝拗步行如柳，掩身宏捶动若风。
玉女穿梭柔韧术，白鹤亮翅轻灵功。
行云流水实难就，健体强身竟可成。

[回到目录](#)

=====

••••

似梦非梦“夏日雪” ——纽西兰假日散记

吕宾

地球两极，曾几何时是童话故事里“那遥远遥远的地方”的代名词。生活在墨尔本的人们，都很清楚：隔着“塔斯曼”海峡与之相望的那个岛国——纽西兰。去过纽西兰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几小时的空中行程就能跨越“塔斯曼”海峡。可是，你再联想一下，只有墨尔本到奥克兰约一倍半的距离，就可以从纽西兰踏足南极。这足以表明纽西兰是南极的近邻。於是乎：纽西兰这个岛国也就很大程度地笼罩着南极飘来的那份神秘……

新年前，举家三口前往纽西兰度假。三周时间跑遍纽西兰南，北岛的许多旅游胜地。如若以“记实”体表述，未免有些“罗嗦”，故择“散记”形式以突出重点。

1. 似梦非梦“夏日雪”

三周日程，跨越纽西兰南北岛各主要城市与旅游胜地，闭目静心概括此行最大感受，莫过于那似梦非梦的夏日雪景。

“夏雪”，“夏冰”，“夏霜”——活脱脱一串串“夏梦”。经受过墨尔本这几年夏日酷暑的人们，定能体会夏日里冰块(人造的)给人带来的喜悦。然而，当你在夏日亲临纽西兰南岛时，当你身着轻便的夏装时，当你在小车开着冷气时，展现在你眼前的山峰，是那白皑皑的雪顶，你一定怀疑是不是山顶上正处棉花收成季节？是不是“上帝”给大地戴上一顶白绒绒的帽子？是不是自己在白日作梦？然而，当你驱车抵达山顶时，当你亲手触摸那洁白的雪块时，当兴奋不已的孩子将雪块投到你着短裤的小腿时，你知道，那不是画，更不是梦，而确实确实是个人间奇观——“夏日雪”！

“夏日雪”(天造的)给人似梦非梦，亦人亦仙的快乐：“夏日雪”令来自所谓“文明大都市”的人们大开眼界：“夏日雪”使普天下的凡人见识“造物主”的伟大；“夏日雪”更将成为我心中“美好理想”与“现实”融合的金钥匙！

2. 一路鲜花一路湖

在基督城(CHRISTCHURCH)通往皇后镇(QUEENSTOWN)的途中，历经了数百公里的行程，最令我困惑却又最使我感到温馨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鲜花，她们断断续续几乎布满全程，仿佛在公路两旁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以示纽西兰人民的好客之情。

要是在数百米距离之内，你看到公路两侧布满鲜花，你一定不觉得奇怪，那有可能是人工种植所致，或是野花纵生。可几百公里的路程，你都能看到同一种花草，那你一定就要问个究竟。

据朋友说，那花叫羽扇豆(LUPIN)，其品种繁多，花色五彩缤纷。我和太太都怀疑那是纽西兰旅游部的“手脚”，却又不肯肯定。因为若真为人工种植，那“工程”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但不管是人工种植还是野生，途径那里的人们，心情一定特别的舒畅。我一路驱车，一感到受贵宾式的款待，在一旁的太太戏谑我别自我感觉太好。其实，为什么不呢？旅游渡假，不就是图个心情舒畅的感觉吗？

纽西兰南岛的另一特点是湖多。那些风光秀丽的湖泊姿态各异。您不妨想象一下：“蓝蓝的湖水，被深绿色的树林所环抱，远处是淡绿色起伏相间的山脉，山顶撒满白绒绒的雪花……”。当你亲临此景时，定会与我一样感叹：多美的一幅自然风景画！

3. 疑是三峡迁南州

曾在电视或画册中见过祖国三峡的险峻奇观，但一直未能在三峡建坝前亲睹那景色而感遗憾。可这次在纽西兰的MILFORD SOUND所见到的景象，令我和太太惊讶：“莫非三峡南移？”

那是南岛西南海岸的一处细长内凹的内海，乘旅游船来回约两个小时。水面不宽(尤其在内段)，仿佛一条大河，两侧的山峦峻陡，瀑布连绵不断，高的山脉落差在一千米以上，山顶一年四季积雪不化。当我在山脚仰望山顶时，“毛主席”当年“直上九霄”的谆谆教导顿时在耳边回响……

如果说MILFORD SOUND的雄伟壮观犹如一位威严的男子汉，那么，与之相邻的“皇后镇”(QUEENSTOWN)就像一位娟娟少女。

“皇后镇”是我和太太一致认同的南岛最美的城镇，也是我俩至今所看到的最令我们神往的地方(也许这与我俩见少识寡有关)。当我们驱车进入皇后镇之际，全家三口齐声“哗呵”地惊叹!!!虽然只是有山有水，但那别致和谐的自然布局配以北欧式的建筑风格。无愧为镇中之“后”。如果时间充裕，MONEY又不成问题，在那里呆上一年半载都没问题。我和太太都产生过辞职并在镇里找份临时工作，住上一阵子的“冲动”。的确，那里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单身无牵挂的男女，在那里觅一份临时工小住一年半载的。看来，我俩只有等退休以后，才能了了这个“心愿”。不过，已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故地重游。再次领略皇后镇的魅力。

结束语

纽西兰之所以吸引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与她仍旧保存的那份自然和纯朴密切相关。我欣赏纽西兰这个岛国自然美丽的风光，我深爱纽西兰这块二十一世纪的“净土”，我更向往纽西兰这片神秘土地留给我的梦而非梦的“夏日雪”。

[回到目录](#)

去年圣诞假期我们和周慧敏、鲍音邦两家去南澳度假，这是我们的儿子刘真写的游记，虽然文中不乏错漏之处，但当时他从中国来还不到两年，英文能取得这样的进步，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高兴。现投给彩虹月刊，但愿读者能从中领略出南澳的美丽风光！——Liu Weihua

Our holiday to South Australia

刘真

Day 1 21/12/2000

On 21st of December my family and other two families are going away to Kangaroo Island for a holiday, the other two families are the Zhou family and the Bao family. The Zhou family has a son about 8 years old, his name is Xu Feng we played a lot. The Bao family has a 7-year-old daughter named Cindy, I first met her on Xu Feng's birthday. We got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had a quick breakfast, and I helped mum and dad put our packed luggage, the cooker, sleeping bags, food, surf board and other odds and ends into car's boot, then off we went to Adelaide!

We drove past the city, and onto the country road. Wow! What a marvelous view! Sheep and cows on the green grass are munching away, and there were lovely little farmhouses. The road was flat and straight, we drove at the speed of 110km/h. As we entered the Great Ocean road, we could feel the air cooler, my dad said that it can get very cold in winter. We drove a little way on the road then... wah, wait a minute, what's that blue thing beyond us, was it the sea? It sure was, wow! What a magnificent view, we could see: waves flung themselves on the sand that looked like crystal then back into the sparkling blue sea as blue as the sky. I badly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 car and enjoy the fresh air and the blue sea. But to my dismay we drove on, how disappointing. We drove along the ocean, "beautiful," I thought. Finally we stopped and had lunch. Ah! I'm glad to get out of the stinky car and into the fresh air. We had our lunch on the picnic table by the sea. Then after lunch I groaned because we have to get into the stinky car again. We headed for the twelve apostles. Finally we got there, I burst out of the car just in time because I was going to choke the next minute. But outside was worse, there was about one zillion flies. I think if I opened my mouth there would be one million flies in my mouth. We walked a bit on the wooden steps. Then finally we came to the twelve apostles, they were little islands that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land. There were twelve of them, that's why they earned the name "twelve apostles". Did you ask me why they got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land? Okay then I will tell you. The twelve apostles were part of the main land, but the sea kept on crashing on it for centuries then made them separate from the main land. We got out of the fly's nest and into the smelly car, I don't like them both. We drove and drove, I think we drove the longest time in my life! Finally we got to Portland, and decided to stay there for the night. We rented little cabins for our home, they were the size of a small garage, in there were on double bed, and one double bunked bed, bathroom, TV, microwave, cooker and a VCR. Totally coooooo! We had dinner in Xu Feng's cabin. After dinner, we walked about near the beach and went back to sleep. What a boring day, I liked the twelve apostles but I hope we don't have to drive that long tomorrow.

Day 2 22/12/2000

Tomorrow finally came, the weather wasn't really nice, it was raining. "Oh bother!" I sighed, "what can we do out in this rain, I hope it will be fine and hot in Kangaroo Island so we can have a swim." Then I sang: "rain, rain go away, come here on another day." Finally our parents started packing up, yeah! We are going! It seems to take one million year to pack the things up, but we still managed to put every scrap of things on to the boot of the car. Then we headed for Kangaroo Island! We drove and drove and drove and drove, oh great. We seemed to drive longer than we did yesterday! All I could hear was the wooonging of the car engine. I felt so tired... so... and that's when I fell asleep. When I woke up, I realize we weren't driving anymore, we stopped for lunch. The lunch was jolly good, we ate barbecued bacon and barbecued chicken wings that washed down by Coca-Cola. The adults talked a bit and the children played on the playground. After twenty minutes or so, we had to get back into the car again. We drove and drove, until we reached a small ferry, it was free, we drove onto the little ship then we started sailing across Marry River, my dad told me that there will be a much bigger ferry on the way to Kangaroo Island. I got out of the car, and so did my mom, the weather is nice and hot now, and it's not raining anymore. Boy! Was I excited I jumped about and though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fine now," my mom was nervous at first, then she walked about too. The little ferry ended about five minutes, we got into the car and drove off the little ship, "the ship has to be very strong to hold that many cars," I thought, then the next I knew was we were driving on the country road again. It was getting late now and there is a bit more to go, so we drove a little bit too fast. Now and then, we have to brake hard and turn, I didn't like it, neither did my mom, we thought that we were going to crash on to the car in front of us any minute! Soon we came on to the hillside, the road was very narrow, and we twist and turned on a very high speed, "how dangerous!" I thought. Then finally we could see the sea! That was the bluest sea I've ever seen, it was bluer than the sea at Great Ocean Road! We went downhill and drove into a harbor, and guess what I saw next! A huge ferry ship, it was white with blue letters that says "sea link" that means we are finally there! Hurrah! Our dads went to ask for the tickets, we waited anxiously, but they came back with dreary faces, "we can't go," they said sadly, "we can't go because the ship is full!" how disappointing! How very disappointing, we came this far and we couldn't even go to the Kangaroo Island! I thought. But we were rescued by a kind lady who rented us a holiday house near the harbor, and promised us she will order some tickets for the ferry tomorrow so we can all go over. Oh! How kind of her to do that, and gee! The holiday house was huge, and it has four bedrooms, two bathrooms and one huge lounge room. "Great!" I shouted, things are turning right again! We had our dinner, the three family munched away happily and ravenously, and right after that we went to bed, for we were all tired and longed for sleep. What a strange day, I thought, in my bed, first things are bad, then good, then bad then at last good. The last thing that I did was that I prayed that the lady really would give us the tickets for the ferry. Then I fell asleep.

Day 3 23/12/2000

"Wake up! Wake up!" shouted my mom, "we are going on the ferry today, the kind lady has got the tickets for us!" I woke up, "yes we are going on the ferry!" I exclaimed, I broke the record of dressing time. Then we had breakfast. We all swallowed our breakfast because we were all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ferry. We got into the car right after breakfast, and went straight to the harbor. At the harbor all of us were on to the ship but our dads, we left them in car because they had to drive the cars into the ship. Inside the ship was great! The seats looked like the seats on the airplane, they felt like it too. After about ten minutes, the ship stated to move, we went up-stairs onto the deck of the ship. The wind blew strongly and the water splashed on to the side of the ship violently. "holy maka ronny!" Xu Feng and I cried at the top of our voice. But we laughed too early. The ship was swinging madly and soon we got seasick, we felt very dizzy indeed, so we went back into the ship and sat on the seat quietly, we closed our eyes and thought "oh! What a horrible trip!" I almost threw up, almost. Finally the sickening trip ended and we were to get out of the ship, "oh thanks goodness I didn't threw up," I said. I soon felt better when we got back into our car. The place we were going to stay was called "Kingscote" we drove about 60 km to reach Kingscote, "what a huge island!" I thought, my dad told me that Kangaroo Island is even larger th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hen we reached Kingscote there happened to be a Christmas parade, Santa and clowns were dancing to and fro, one Santa gave us a bag of lollies and a can of drink, "how lucky we are," I told Xu Feng, "we made it just in time!" later there came a Santa driving a small train, the three of us got on to it, our parents took some photos and we got off the little train. Next we headed for our hotel. "can we have a swim?" I beseeched "no," said dad "we are all tired after the long trip, so we are going to have a sleep," "what about after our sleep?" I winged, "it is Cindy's mom's birthday and we are going to have a party in a restaurant." Replied dad. "oh well!" I thought indignantly as I got on to the bed. I woke up later and got dressed. Then I heard a knocking sound at our door, I went to answer, and it was Cindy's dad. "tell your parents to wake up," he said, "we are going now." "okay!" I replied. After about thirty minutes or so, we were all sitting in the restaurant, the food was fish and chips, noodle, beef and lamb. I took lamb because I loved it. We sang the birthday song and had a great time. After that we walked about on the little harbor and went back to our holiday units to sleep. "hope we can swim tomorrow!" I thought. Then I fell asleep.

Day 4 24/12/2000

“Where are we going today?” asked Xu Feng, in my car, the next day, “we are going to the seal bay.” I replied, we drove about half an hour till we reached seal bay. The weather wasn’t really nice, it was very windy and cold, I thought that my lungs would freeze anytime. Our tour guide finally came, he guided us down the hill to the beach, and on the beach were little cute sea lions. As we went on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adult sea lions, some were feeding, some were sleeping and some were fighting. “ttheyyyy arree vvveryyy cuuuttte.” I said in a shaky voice because it was very cold. I wonder why is this place called Seal bay but there are only sea lions in it. Our tour guide told us that the sea lions go in to the water to fish for three days and come back and sleep on the sand for three days and go back into the sea again. After that we drove to the cave. My mom and Xu Feng’s mom didn’t go in, because they disliked them. Xu Feng, Cindy, my dad, Cindy’s mom and I went. When we got into the cave it was very cold, there were lights so it was not very dark, our guide was a lady. She told us about how the water drip down from the stalactites (the things that hangs down from the ceiling) and land on the ground and piles up into a stalagmite, (the one that goes up from the ground). If the stalactite and the stalagmite met together then it turns into a column. Then she told us that the cave was discovered by a man riding a horse and the horse fell in the sink hole which was the original entrance of the cave, that’s how he found the cave. I like to fell down one of those sinkhole someday and discover a cave too, I thought. After that, she turned the lights off and let us experience the darkness in the cave, it was really dark, darker than the toilets with the lights off! We couldn’t even see our fingers in front of us! “That’s because there was no light to reflect on,” she told us. The last thing she told us was that this cave was famous because it has a “hook” in it, I wonder what a “hook” was. Then she showed it to us. It was a stalactite growing down then growing up again, just like a hook. “Cool!” I said. I liked this cave, but it was the end of all. We went out off the cave and into the sunshine, I’m glad to be in the sun again, but was not I glad to leave the cave. We had lunch and headed for the Remarkable Rocks.

The Remarkable Rocks was great! There lots of rocks big one and small ones, they all had holes on it, my dad told us that the wind blew hard on the rocks for a long time that made the holes. There was one huge bolder with large holes on it, we sat in the holes and took a few photos. I like the small rock that looked like a small broken eggshell, we can climb in it and hide. I love the Remarkable Rocks, they are so remarkable that’s why they had the name “Remarkable Rocks”. After that we went to the lighthouse, “can we go swimming?” I asked, in the car “we can go tomorrow,” said dad, “we’ll name tomorrow the swimming day.” When we got to the lighthouse I saw the seals from New Zealand, I don’t know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al and sea lion, they look exactly the same to me! At last we went home, I mean our holiday units and talked about the exciting day and went to sleep.

Day 5 25/12/2000

“We are going swimming, we are going swimming! Wake up Jet, and put your swimming pants on! We are going swimming!” I put my clothes on, and swallowed my breakfast. “Are we going to swim for the whole day?” I asked my dad in the car one hour later. “Oh no.” he replied, “you won’t have the strength to swim for a whole day anyway. We are going to the American River first.” So we drove to the American River. The wind blew strongly, it was very cold, I thought the temperature was under 0 degrees and the American River was a fishing river so there was nothing to do for us because we are not fishing. After about ten minutes we headed straight for Emu Bay the place we were going to swim. The wind was really strong, stronger than the wind at American River and on the ferry. I got out my surfboard and my diving glasses. “This is going to be fun!” I said. The sand was very soft and warm, and the sea was very calm. The wind blew my surfboard away lots of times so I have to chase it about one kilometer divided by one hundred meters long. We had a lovely swim this afternoon and we also drive our car on the beach. What a tremendous view we were like driving in the sea! We went home after everybody was tired. “I had a great afternoon!” I said to my parents on the bed. “Sleep early,” they replied, “have to wake up early tomorrow, ‘cause we’re going to Adelaide.” So I slept happily that night.

Day 6 26/12/2000

Next morning every body was in a hurry, because Adelaide was very far so we had to leave early. We went on to the ferry and headed for the harbor where we came three days ago. We had prepared for the ferry so it wasn’t

as dizzy as last time. We got off the ferry and drove about three hours till we reached Adelaide. We had Hungry Jacks for lunch, mmmmm, I can even smell it now. After lunch, we walked in the city and took a few photos. There isn'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Melbourne and Adelaide,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that there is more tall building in Melbourne than there is in Adelaide.

We only spend about one hour in the city then we went to Handorf Caravan Park to stay for the night. We got to Handorf Caravan Park at 2 p.m. so we put our tents up and drove to a winery nearby. In the winery there were two cute big dogs they were so gentle they let you pet and take photo with them. After that, we went back to Handorf Caravan Park had diner then went to sleep. "What a boring day," I thought in our tent, "we didn't even do anything interesting, and tomorrow will be even more boring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drive all the way back to Melbourne."

Day 7 27/12/2000

We woke up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we had breakfast and started packing. While the parents were packing, we fed the ducks in the pond. Finally we all packed up and off we all went... back to Melbourne! We drove about three hours and we stopped at a huge winery and bought a few bottles of wine then we went on again. We drove and drove and drove. When we reached Melbourne it was raining. It was about 8 p.m. when we got home. "Home sweat home!" I exclaimed when I enter my old fusty, dusty and musty home. We had a short dinner and went to sleep because all of us were exhausted.

What a lovely holiday, I enjoyed every minute of it and I learned lots of things, like about the cave, safety on the beach and road, what to do when get seasick and so on. I loved this Christmas holiday very much. I'm alread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holiday trip.

THE END

[回到目录](#)

【 纪事 】

感谢众会员踊跃参加澳洲清洁日活动

李健民

今年象历年一样，CPCA 组织的澳洲清洁日活动得到众会员的大力支持。E-mail 一发，大家纷纷报名。

三月四日星期天那天，Jells Park 日丽风和，树高草绿，风景如画。CPCA 有五十多位成人和二十多位小孩参加了在该公园的澳洲清洁日活动。

大家的热情和 "战果 " 获得 Jells Park 的 Site Coordinator Ms. Yew Mei 的高度赞扬。在她发来的 E-mail 中，她说

Please accept Clean Up Australia and Telstra Friends' sincere congratulations for bringing so many people to the clean up day.

The day had 300 bags of rubbish collected, a huge area of Jells Park and adjoining parks like Nortons' Lane and Wellington Rd cleaned up, etc.

Thank you all so much. Give yourselves a pat at the back. Please thank all your members for me.

在此，借 "彩虹 " 一角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明年清洁日再见！

[回到目录](#)

愉快的一天

伍东阳

一年一度的 CPCA 复活节野餐会今年在 SILVAN 国家公园举行。四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天气特别好，不但晴空万里，而且气温特别适中（20 度），为我们这一天的野餐活动的成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我们一家四口来到 SILVAN 国家公园的门口时，正询思着野餐的具体地点时，我们就看到了树上贴着的 CPCA 野餐会的路标。原来是我们 CPCA 会长吕宾的“杰作”。他不但细心地准备了这些路标，而且提早来安排好，为大家提供了方便。因此，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聚餐会的地点。因为今年的聚会提早到十点钟开始，原以为我们到时（九点四十五分），不会有多少会员来到。谁知我们却意外地发现，来的人已经不少，包括我们 CPAC 上任会长胡维平一家。原来我们的“老会长”虽然人不在其位了，却仍然积极地为 CPCA 的活动尽力，所以他们一家一大早就来为我们“占领” BARBACUE 用的炉子。诸如此类的事在 CPCA 确实很常见，这让我感受到了 CPCA 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非常积极主动地为我们各项活动的成功尽力，而大家从中也得到了很多乐趣。

大部分的会员都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到达野餐的地点，相当一部分家庭都带着老人们和孩子和家而来，场面非常热闹。我们选择的聚会场地很开阔，既有浓密的大树遮荫，又有大片平坦的草地作为活动场所，旁边还有一个供孩子们游戏的地方。我们很高兴今天来的新会员特别多，大家不论是新会员还是老会员，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相互认识，聊天。我还听到有些新会员幽默地说：“总算找到党了”。十一点半左右，大家陆续开始烧考及用餐，大家围成一圈圈地，几家合起来边吃边聊，一转眼，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CPCA 组织的第一个节目大概是从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开始，是孩子们期待已久的“EASTER EGG HUNT”。李生和车伟臣预先把 EASTER EGG 都藏在了附近的一片小丛林里，吕宾带着浩浩荡荡的童子军来到藏蛋的树丛边，一声令下，孩子们都一窝蜂地跑到了树丛里找蛋，大约十五分钟左右，大部分孩子都满载而归，有些孩子更发扬友爱的精神，把自己找到的巧克力蛋和没有找到蛋的孩子分享，看来 CPCA 会员们互相友爱的精神也传到了下一代身上。

接下来的节目是孩子们的点球射门游戏。由于今年来参加聚会的会员家庭特别多，所以孩子们也很多，但他们都很守纪律，耐心地排队等待，而家长们及爷爷奶奶们则围在一边热心地鼓励孩子们并给与喝彩。

等孩子们的射门游戏告一段落后，活动的高潮转到今年新引进的 EASTER 抽奖活动。一共有七个奖项，抽中奖的家庭和个人都很高兴，接着会长吕宾代表 CPCA 为即将离开澳洲到美国发展的李雄及刘海峰赠送了纪念品，并向他们两家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下一个节目是林莉的父亲表演的杂技节目，老人家边演边唱，引来了全场的掌声和喝彩。

接下来组织的节目有乒乓球接力游戏，分别有家庭组，夫妻组，老人组及孩子组参加，大家争先恐后，玩得很开心。有不少人都得到了奖品。另外还有孩子们的吃“ROLL UP”接力游戏。孩子们把手背在身后，试图用嘴去吃绳子上吊者的 ROLL UP 的情景都让大家忍俊不禁，有吃又有玩是我们组织这个游戏的目的。

最后，聚会大约在四点多钟圆满结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各位 CPCA 会员踊跃参加我们的活动，以及热心帮助我们组织各项活动的会员们。明年 EASTER 再见。

打靶归来

杨玉双

On 18 March, 2001, a CPCA target shooting activity has been organized at the SSAA (Sporting Shooters Association Australia) Springvale range. 19 persons have participated the rifle competition, and 7 persons have participated the pistol competition. Many participants also brought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All participants ignored the less-than-ideal weather conditions. We'll order a perfect day through the Bureau of Meteorology a month in advance the next time.

Rifle shooting includes rimfire prone position at 50m, rimfire standing position at 25m, and air rifle standing at 10m. For each position, 10 practice shots are fired followed by 5 scoring shots. Pistol shooting includes 25 rimfire shots and 25 centrefire shots. Both of them are at 25m and all shots are scored. Without going into details, here are some of quotes:

Before the pistol shooting is started, Richard Sprague (pistol instructor) asked me: "should we set the target distance at 10 m?" The actual target distance is set at the standard 25m. Non of our people scored less than 100 (full score is 250). It is remarkable for someone who shoots a pistol the first time.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vities, Richard told me: "they all listen and learn".

For rifle competition, 3 persons have achieved a score 47 (full score is 50). Tim Liu claimed the prone position gold with one shot landed in the X-ring. Liu Guimin and Zhan Junni shared the silver.

A number of rifle instructors asked me to "have a look at that target".

The chief range officer of the pistol club John Barber said: "I want at least four of them to join the club" (out of our 6 pistol shooters).

A number of instructors asked me: "are you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again?" "is this going to be a regular activity?"

As Roy Ko missed out the prize due to that he is not a CPCA member, the range officer Willy Shaw appeared disappointed. She said: "I coached him".

The air rifle instructor Tom Cerny said to me: "if you bring them back, you'll loose your job". He is apparently impressed by what we did as first time shooter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llen Bingham and his wife Mary are the busiest persons on the day. When I expressed our appreciation for their effort, Allen said "we do this all the time". Allen and Mary are also running a regular junior program for every first Sunday of the month.

There is only one person, Lola, who is not exactly happy. The canteen in the range is normally closed on Sundays. Lola opened it on the day because of our activities. When I asked her about how she is doing, she said: "I expected everybody to have a meal here. However, most of them only have chips and drinks".

Liu Guimin, on behalf of CPCA, awarded prizes for the winners who are the current CPCA members and their close family members.

- Cheng Wenli: First prize for centrefire pistol, second prize for rifle standing position shared with Ma Yibing and Sun Shouyi
- Liu Guimin: Shared the second prize for rifle prone position with Zhan Junni.

- Liu Tim: First prize for rifle prone position
- Ma Yibing: Second prize for air rifle, second prize for rifle standing position shared with Cheng Wenli and Sun Shouyi.
- Sun shouyi: Second prize for rifle standing position shared with Cheng Wenli and Ma Yibing.
- Yang Yushuang: First prize for rimfire pistol, first prize for air rifle
- Yu Huagang: First prize for rifle standing position, second prize for pistol rimfire, second prize for pistol centrefire
- Zhan Junni: Shared the second prize for rifle prone position with Liu Guimin

The list of the rifle shooters and their score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Name	Activities	Scores	Name	Activities	Scores	Name	Activities	Scores
Chen Wanjiao	Prone	37	Ma He	Prone	43	Yang, Yushuang	Prone	44
	Standing	42		Standing	44		Standing	
	Air	11		Air	28		Air	34
Cheng Wenli	Prone	39	Ma Li	Prone	45	Yu Huagang	Prone	46
	Standing	45		Standing	42		Standing	46
	Air	31		Air	24		Air	23
Jiang Jianfeng	Prone	31	Ma Yibing	Prone	46.1	Zhan Junni	Prone	47
	Standing	37		Standing	45		Standing	30
	Air	24		Air	33		Air	26
Ko Jay*	Prone	31	Ma Zhiqiu	Prone	43	Zhang Henry	Prone	36
	Standing	44		Standing	42		Standing	36
	Air	33		Air	6		Air	
Ko Roy*	Prone	37	Sun Shouyi	Prone	41	Zhang Philip	Prone	36
	Standing			Standing	45		Standing	36
	Air	15		Air	23		Air	
Liu Guimin	Prone	47	Xie Min	Prone	40			
	Standing	33		Standing	43			
	Air	11		Air	22			
Liu Tim	Prone	47.1	Xu Xiaofeng*	Prone	42			
	Standing	33		Standing	38			
	Air	29		Air	19			

*: Non-CPCA member

The list of pistol shooters and their score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Name	Activities	Scores
Chen Wanjiao	Rimfire	114
	Centrefire	104.1
Cheng Wenli	Rimfire	155.2
	Centrefire	157
Ko Roy*	Rimfire	190.1
	Centrefire	193.3
Qiu Bin	Rimfire	140.1
	Centrefire	145
Yang Yushuang	Rimfire	201.2
	Centrefire	
Yu Huagang	Rimfire	176.1
	Centrefire	147.1
Zhou Huimin	Rimfire	114
	Centrefire	108

*: Non-CPCA member

[回到目录](#)

【 棋牌乐 】

CPCA 2001 年“拱猪”大赛

骆明飞

于6月10日在我家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CPCA 2001年“拱猪”大赛。“拱猪”已是我们CPCA最活跃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之一。从比赛的方式上说有“单打”、“独斗”和20几人集体对抗赛。从打牌技术上有“明卖”及“暗卖”之说。从打牌的方式上有随意和正规打法。但这一次比赛不同于从前，采用了“猪牌桥打”的方式。

总裁判长张悦根据他多年桥牌国际裁判的经验，制定了详细及周密的比赛规则。有兴趣者可以拜读一下，这一比赛规则绝不亚于一篇国际一级杂志论文的水平。

这次比赛以地区组队，每个队有四名队员。比赛不仅反映集体水平，也可体现个人牌技。参赛队有五个区，他们是：

MT WAVERLEY：潘仁积，程一兵，胡维平，孙守义；

GLEN WAVERLEY：赵明，夏力戈，陈志平，丁光建；

DANDENONG：骆明飞，张悦，周惠敏，杨玉双；

北区：朱立，黄宇航，张新泉，余华刚；

海湾区：马义兵，谢敏，赵继业，刘乾初。

大家可以一目了然，这些都是拱猪有声的一代“名猪”。

为了使比赛准时开始，组委会制定了晚到一分钟罚款\$1的法规。令人惊叹的是，没有一个参赛人迟到。但这也引发了另一个争议，早到是否应给钱！

由于参赛人数较多，造成张悦以不惜超重、罚款的代价扛回来的牌和牌套远不够用，他只好下价到各旅行社及银行磕头做揖讨要装机票和支票的塑料夹制做简易牌套。虽说张悦平时总喜欢进出银行，也喜欢制定清规戒律，但这一次的范围及工作量远超出了他的兴趣范围。

为了迎接此次大赛，各队之间纷纷举行友好切磋对抗赛，其真实目的在于摸清其它队的实力。还有的队为了提高本队水平内部进行实战演习，排列出最佳搭档。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名次几乎是周周相“练”，搞得家人为此提心吊胆，差点告他们个夜不归宿的罪名。我做为组委会主席，对他们的家人深表歉意。

这次大赛也给不少人增加了一些压力。就连久经杀场的老将“反对党”李连台，临阵怯战，腿肚子转筋，导致旧病复发，只好临时换上了刘乾初代替。大家都说，他不来也好，免得还得叫警察来调解。海湾队的成绩虽不尽人意，但大家都公认，如果“反对党”来了会更差！

比赛在下午一点准时开始。除正式参赛人员外，还有很多观察员。他们也是拱猪老手，但对此“猪牌桥打”还有些胆怯，只好先学习，以便今后能适应这样的比赛。

比赛经过近九个小时的激烈拼搏，由于多样的PIZZA、营养丰富的红豆粥及皮蛋粥的补养，未发现供 血不足，需吸氧人员。

比赛结果，GLEN WAVERLEY - “精拱”队荣获地区第一名。夏力戈和陈志平获得东西搭配冠军。素有“猪王”之称的夏力戈，听说拱猪大赛心里发痒，但又担心自己的申请未必得到家里领导的批准。我们组委会已做了思想准备，如果“猪王”的申请有困难，我们要以组织身份出面去做他家领导的工作。夏力戈不愧为“猪王”，在这次大赛中夺得两头小猪。不仅为“精拱”队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家里领导面前也有了个良好的交代。同时为以后参加拱猪比赛奠定了基础。

南北队的冠军获得者是张新泉和余华刚。二位可算是身经百战，几乎是百战百胜。值得一说的是余华刚，为了不迟到，午餐都来不及吃，只好在比赛之前吃了几片面包充饥。吃过面包后不要苹果不要桔子，

只要胡萝卜，我家领导只好把唯一剩存的胡萝卜给了他。事后我家领导百思不得其解，胡萝卜是拱猪的必要条件还是充份条件？吃胡萝卜一定是余华刚的绝招，胡萝卜素也许能增加人的记忆力和耐力？下一次比赛你也得吃胡萝卜！

这次比赛可说是参赛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准备最充份，纪律最严明，比赛最正规，水平最高的一次大赛。

当 CPCA 主席吕滨把奖状和精美的小猪发到获胜者手中时，他们无不为此欢欣鼓舞，振臂高呼。

常言道：有人欢乐有人愁。自称拱猪高手的朱立在这次大赛中表现不佳，名落孙山。当他看到别人手举那精美的奖品，泪水在眼眶中转了足有五圈以上，硬没让它流出来，维持了男子汉的风度。

借此机会，组委会要感谢张悦总裁判长，为此比赛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制定规则和安排赛程，为此次大赛成功效犬马之劳。即使在比赛过程中，仍然要监督牌风，解释规则，因此分散了打牌的精力，使我们 DANDENONG 队未能取得名次，也使我失去了获奖的机会。但我们队为有这样先他人后自己的队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还有，张玲这位名不虚传的后勤部长，为了给队员们补充营养，从家里带来了红豆粥和皮蛋粥。不仅如此，还带来了碗和匙，想得真周到！

要比贡献，那还得是 MT WAVERLEY 队，他们带来了三个牌桌，十二把椅子，二十多双拖鞋。如果加贡献分的话，总分最高的队，则非 MT WAVERLEY 队莫属。

最值得感谢的是，组委会第一夫人--我家领导，她除了帮我筹划场地外，还全权负责购买食物及用餐物品。我只在选择奖品--小猪时花了一点精力，因为赛前我还抱有获奖的幻想！

每件事成功的背后都有大家的支持。感谢各位参赛者，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再好的小猪也是发不出去的。

什么是幸福？答：幸福就是付出！只要他人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多好的词句啊！这话是谁说的呢？真伟大！

领导发话了：别罗唆了，让大家看照片吧！

1. [张悦在讲规则](#)
2. [统计分数](#)
3. [张悦在指导如何统计分数](#)
4. [无题](#)
5. [核算分数](#)
6. [“精拱”队获团体第一](#)
7. [张新泉和余华刚获南北组冠军](#)
8. [夏力戈和陈志平获东西组冠军](#)
9. [各区啦啦队和后勤部](#)
10. [组委会成员与 CPCA 主席合影](#)

[回到目录](#)

CPCA“拱猪”协会四人复式和双人对式竞赛规则

张悦

本竞赛规则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娱乐为主”，“公平竞争”，“简单实用”为宗旨。

1. 做牌

比赛用牌由裁判事先组织做好，并记录于“牌型分布表”(附表 1)。

2. 亮牌或暗扣

红桃 A，黑桃 Q，方块 J 和草花 10 在出牌前可明亮或暗扣。可明亮或暗扣的牌张，以及红桃(若红桃 A 是之一)，计时加倍。

每副牌均由持有草花 2 的人首亮(或暗扣)，依反时针顺序继续。每人一次机会，不得越序及“补亮”(或“补扣”)。不亮或不扣者须宣布“不亮(扣)”。

比赛前，由组委会选择明亮或暗扣，决定适用于一切可明亮或暗扣的牌张。

3. 出牌

每副牌均由持有草花 2 的人领出，但第一张牌不必出草花 2。出牌顺序为反时针方向。

明亮的牌张不得在本花色的第一轮打出，单张例外；暗扣牌张不受此限。

4. 记分

每副牌打完后，东西负责记分。只记绝对正数分差(即双方得分的代数和)，记在胜方名下，成为基本分(TP-Total Point)，南北确认。

双人对式比赛时记于“拱猪双人赛记分表”(附表 2)。四人复式比赛时记于“拱猪团体赛记分表”(附表 3)。

5. 算分

收“全红桃”及黑桃 Q，方块 J 和草花 10 者得分 2000，其中任何明亮(或暗扣)的牌张另奖 500，全部明亮(或暗扣)加奖 2000，即 $2000+500 \times 4 + 2000$ ，共计 6000。

其他计分正常。

6. 结算

每副牌的基本分(TP)要折成 IMP(International Match Point) 或 MP(Match Point)。每轮比赛结束，四人复式以双方两张“拱猪团体赛记分表”所载 IMP 分差决定胜负，团体赛时要将每轮的 IMP 进一步折成 VP(Victory Point)。

全场比赛结束后，四人复式以各队累计 VP 分差决定名次，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队获相同 VP，则比较这些队之间的比赛所获 IMP 的多寡，决定其相对名次。双人对式以各方累计 MP 分差决定名次。若有两对或两对以上选手获相同 MP，则以所获“顶分”多少确定相对名次；如果所获“顶分”亦同，就进一步以所获“底分”多少确定相对名次。

TP 换成 IMP 和 IMP 换成 VP 的折算办法参见附录 4 和 5。双人对式 MP 的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1。

7. 管牌

每副牌打完之后，若有其他桌也须打此牌，则各人的牌须按“牌型分布表”放回排套。南北方负责监督。

8. 越序出牌及惩罚(此条由每场竞赛组织者决定是否采用)

“越序出牌”是指在没有轮到其机会时，抢先出牌。

如越序人的下一人跟随出牌，则越序人对方丧失惩罚权，出牌继续。否则由第一个被越的对方决定判罚，判罚者的同伴不得参加意见，不然则丧失惩罚权，出牌继续。

在判罚情况下，越序牌张成为“罚张”，必须在第一个合法机会打出。

当此轮应为越序人的同伴领出时，判罚人可要求其：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IMP 总计	=====	=====	=====		=====	==
IMP 总差	=====	=====	=====		=====	==
VP	=====	=====	=====		=====	==

附表 4。IMP 分表

TP	20	50	90	130	170	220	270	320	370	430	500	600	750
IM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TP	900	1100	1300	1500	1750	2000	2250	2500	3000	3500	4000	5000	6000+
IMP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附表 5。VP 分表

比赛牌副数：	8	12	16
VP	IMP 差	IMP 差	IMP 差
15 : 15	0-1	0-1	0-2
16 : 14	2-5	3-6	3-7
17 : 13	6-8	7-9	8-10
18 : 12	9-11	10-12	11-14
19 : 11	12-14	13-16	15-18
20 : 10	15-17	17-20	19-22
21 : 9	18-20	21-24	23-26
22 : 8	21-23	25-28	27-30
23 : 7	24-26	29-32	31-34
24 : 6	27-29	33-36	35-38
25 : 5	30-33	37-40	39-43
25 : 4	34-37	41-45	44-48
25 : 3	38-41	46-50	49-54
25 : 2	42-45	51-55	55-60
25 : 1	46-50	56-61	61-66
25 : 0	51 以上	62 以上	67 以上

+++++
【 生活 】

一封家书

初 来 澳

亲爱的 xx, xx:

时间过得真快，到澳洲不知不觉已快一个月了。虽然常通电话，但也总想给你们写信，写那些电话里说不了的事。当然很罗唆，你们得耐著心看啊！

我这次来澳有小黄送行，在飞机上又碰到几个非常友好的旅客，所以一路上都很顺利，非常开心。我原来最担心自己的耳朵会受不了，谁知差不多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只在降落时有轻微的不适，这使我大出意外，也十分高兴。

到了墨尔本机场，下了飞机就看见儿子早在那里等着我们。到儿子家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我们安放好行李，稍事休息，就开车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了晚餐，一家老中小三代都很快活。

儿子为我请了两天假，陪我熟悉家里的环境，陪我逛街，陪我到图书馆去借了好些中文书刊，双休日除送孙女去学跳舞，上中文课，便去超级市场购物，买菜，还要不时地顾著我，让我看新鲜，叫我挑选爱吃的食品。看他们忙进忙出，我只是跟着他们在车子里坐来坐去，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他们家住在郊区，离墨尔本市区约有二、三十公里，离购买荤菜的市场也较远，所以总是一个星期集中买一次菜和食品，买鱼肉之类一般要一、二个月才买一次，买回来后分小包装放在冰箱里慢慢消耗，这一点和我们倒有点相似。水果也这样，所以每次都得买很多，非得汽车载回来不可。

他们在这里有许多华人朋友，都是年龄相近，学历相仿的，相处得十分友好，每逢星期六都要轮流著去某家聚集，轮着的这家就要准备许多茶点之类的食品，每一家的孩子们和老人们都一道去，大人们在一個房间或打牌或聊天，孩子们在一起玩（最近就是玩跳舞毯），老人们则一起打麻将，我这个从来不摸麻将牌的人，居然也上了阵，当然只能是常败将军。

儿子的家是个两层楼房，房子的周围都是树木花草，左右两侧和后院都有木栅栏围着，就是前门沿马路的部分裸露著。这些树木我数了数大约有六十多棵，再加上和邻居院子里的树木连接着，真像是座落在绿树丛中。

这里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或两层楼房，除了内墙刷了灰做了顶，外面都由本色的砖头、木板裸露著，完全不涂什么水泥，油漆。室内的冷热水管道、煤气管道、空调管道都十分畅通，使人觉得非常惬意。屋内的设计大都有宽敞的厨房和活动室，每个房间又都有宽大的壁橱，足够放各种衣服和什物，这样房间里就显得干净整齐了。这里的家具都是实木做的，看上去都结结实实，用起来也挺踏实，不像国内那些三夹板做的橱柜，都是些一拳头打的破的豆腐渣工程。

这里的气候很像中国的江南，比较湿润，特别是晚上露水很重，我早上到院子里去看，那叶上花瓣上都堆满了晶莹的露珠，好像刚喷洒过水似的，虽然这里已是深秋季节，但树木花草仍然郁郁葱葱，有的正开著，花朵有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还有蓝色的，米黄色的……，有的正含苞待放，毫无秋天那种萧条景象。

这里的环境开阔极了，一眼望去到处都是绿树成荫，隐约显露出一幢幢精巧别致的房子，晴日，湛蓝湛蓝的天空飘游着朵朵白云，真象一幅美丽的画卷，就好像杭州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之类的地方（只是没有楼台亭角，小桥流水而已）。然而中国的那些庄园都只供国家领导人或权贵们享用，但在 这里 都住着寻常百姓人家。

因为树多人少，再加环境宽阔，气候湿润，所以这里空气的污染也很少，我们的住房儿媳两个星期才搞一次卫生，但屋子里总是窗明几净的，我穿来这里的一双鞋，进进出出快一个月了，一次也没擦过，还不见怎么脏呢！

一个月来，对澳大利亚初步的，总的感觉是不错的。

现在说说我的近况。我每天都觉得很忙，家里的这些现代化电器设备，我都想逐步地弄懂，摸熟；图书馆借来的中文书刊，每周的中文报要看，每天的中文电台要听；家里的许多 VCD 要看；每星期六要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每星期天他们还要带我去玩（我已逛了这里的超市，看了墨尔本的主要街道，参观了市容，还去了植物园，又去看了海）。另外，我每天还要做自己的一套保健功，还想帮他们做一些家务，总之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真的没有寂寞难奈的感觉。

儿子和儿媳都很忙，儿子早上七点多钟早饭也不吃就开车去上班，正常情况下回到家六点左右，有时加班开会就会更晚一些。儿媳和儿子同时起床，给孙女梳洗，准备早、中餐，自己也要吃饭和整装，八点钟也一定要走了。下午五点多她带着小孙女回家，就忙着做晚上的饭菜，晚上还要抽点时间工作，总之我觉得他们都很忙，很辛苦。每天回到家都已是疲惫不堪。幸亏这个温馨的小家，不论做家务，谈笑，说唱或跳舞，都使得他们的疲劳得以恢复，第二天又精力充沛地上班去了。

这封信就先写这些吧。所有的话不可能一下讲完，下次再给你们写吧。我免不了常常想起你们来，你们都好吗？对你们我真有说不完的思念。望你们有空也给我来信。

仅此祝

安好！

初来澳

2001.5

[回到目录](#)

澳洲“怪”事集锦（续）

周老太

四十六，先报门牌后报街 姓名倒着说出来

说明：西方人介绍地址，日期及姓名的顺序，与中国完全相反，是倒着说的。这里报出的顺序：地址是先说门牌号，再说街道，区，市，省，国；说日期是先报日期，然后才是月，年；介绍人的名字则是先说名字后说姓。

四十七，昔日“稀有飞狐” 今日超生成灾

说明：墨尔本最大的皇家植物园里的“飞狐”，五年前我去参观时，人们是把它当作稀有动物向我介绍的，因为他是倒吊在几丈高的树梢上，又有茂密的树叶遮住，所以要用望远镜搜寻它。最近，我再次去到那里，老远就听到一阵阵的叫声，地上到处是折断的碎树枝，抬头一看，光秃秃的树梢上，都吊着一个个有小兔子大的“飞狐”，看了令人肉麻。员工最近点算，院内至少有 19,500 只飞天狐蝠，遍布院内 1/4 面积的树木上，不断毁坏院内大片的植物。为此，政府正在研究采用一个最人道的灭杀方案。

四十八， 环境优美苍蝇多 蚂蚁来往如穿梭

说明：外来的朋友谈起对墨尔本的印象是，几乎异口同声地赞美这里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这的确是事实，但不只是什么原因，这里的苍蝇却特别的多，而且总喜欢在脸前飞舞。一位朋友在说话间，一个苍蝇飞进他的嘴里去了，一不小心吞了下去。所以，这里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动作，就是用手在脸面前赶苍蝇。另外，这里的蚂蚁也特多，经常在室内，厨房，甚至房顶上也能看到蚂蚁成行的来去穿梭。花钱请人喷药，半年保险期刚过，又会卷土重来，新房也不例外。

四十九， 私人建房 政府补钱

说明：澳洲自去年开征消费服务税后，政府为鼓励私人建房，对私人建造或购买第一所住房的，国家一次性地补贴七千元。今年则将第一次建房或购买新房的补贴，提高到到一万四千元。对第一次购买旧房的，仍维持补助七千元。

五十， 身边没有分文 以卡在手就行

说明：澳洲的经济活动，早已不靠现金流通了。人们习惯“信用卡”。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购物，交税费，用餐……甚至赌博，都可以用“信用卡”。所以，人们身上经常不带或只带很少的现钞。正因为信用卡使用方便，又可以超前用钱，加之每到圣诞节，年终商家降价，银行不断提高信用卡先用后还的最高限额，以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大肆采购。但一到月终收到交款通知时，才大吃一惊，但后悔已晚。因为这种超支利息是正常利息的三倍。据报载：这里年人均使用信用卡达八千澳元。有 1/4 的人破产是使用信用卡所至。难怪有人说：信用卡既可爱，又可恨。

潘仁积输入

[回到目录](#)

+++++

【 笑林 】

逗你乐

（ 潘仁积摘 ）

男女有别

甲：女人可真占尽了便宜。瘦的，人家称赞她“苗条”；胖的是“丰满”；高的是“修长”；矮的是“小巧玲珑”。

乙：可不是吗！简直无一不是美的。男人呢？

甲：男人可就惨啦：瘦的是“排骨”；胖的是“胖猪”；高的是“竹竿”；矮的是“冬瓜”。

一生的愿望

一位女士因违反交通规则被送到法庭受审。这位女士向法官解释，她是个教师，急着去上课，因此请求立即放她走。

法官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夫人，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实现我内心埋藏了一生的愿望。多年来，我一直等待有一位教师来到我的法庭。现在，请你做到桌前，把‘我闯了红灯’这句话写 500 遍。”

好客

一位熟客突然上门，女主人以没有奶酪的苹果馅饼招待，并连连向客人表示歉意。女主人的小儿子汤姆听见了，很快拿来一块奶酪，放在客人的盘子里。

客人微笑着把那块奶酪放进嘴里，然后说：“孩子，你的眼力一定比你妈妈的好。你是从哪里找到这块奶酪的？”

“先生，在捕鼠夹上！”小汤姆答道。

看拳击

拳击场上，有个人坐在位子上，每看到拳击手打中对方的嘴巴时，他都高兴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坐在旁边的一位观众见了惊奇地问他“先生，您也是拳击师吗？”

那人回答道：“不，我是牙科医生！”

样样俱全

旅客：你们旅馆卫生条件好不好？

服务员：卫生设备样样俱全，盥洗室有清洁剂，卧室有蚊帐，餐桌上有苍蝇拍。

韩复榘演讲

有一天，大军阀韩复榘去山东大学演讲。他在主席台上就坐后，见台下坐了許多人，便笑嘻嘻地说：

“很好，今天来了不少，大概有五分之八吧！谁还没来？没来的请举手。”他四处忘了一望，见没有人举手，就接着说：“好，都来了，现在开会。”

韩复榘走到演讲席上开始演讲：“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演讲的日子。我能有机会给你们演讲，真是感恩戴德，感到十二万分之一的高兴。我和你们比不成，你们都是文化人，是从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呢，是从炮筒子里爬出来的，是个老大出租。你们都会几国英文，我连中国的英文都不会。”

韩复榘“谦虚”一番之后接着说：“现在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有两件事我不赞成：一件事是，北京东交民巷修了那么多大使馆，差不多世界各国的都有，就是没有我们中国的，实在不公平；另一件事是，规定在街上走路靠右边走，实在不妥，人都靠右边走，那左边派什么用场？岂不是浪费嘛！还有你们学校，我一进校门，就看见篮球场上那么多人在玩一个篮球，实在不雅观。我给你们拨了那么多款，干什么用了？为什么不给他们每人发一个球，免得他们抢来抢去不文明……”

韩复榘的演讲，不是引起全长一阵阵大笑。他不知是嘲笑，还以为自己的演讲十分精彩呢。

[回到目录](#)

+++++

【 信息 】

欢迎新会员

在 2000/2001 年度，又有不少新会员加入和老会员回到我们 CPCA 大家庭，在此我们表示热烈地欢迎。这 36 位新老会员是：

- 1: Che, Weicheng
Spouse: Ung, Ky Koy

- 2: Chen, Liang
Spouse: Zhang, Xin
- 3: Dai, Honghua
Spouse: Liu,
- 4: Ding, Hengzhong
- 5: Duan, Lian
Spouse: Zhang, Jianping
- 6: Fan, Zhiliang
Spouse: Guan, Bei
- 7: Jiang, Huijian
Spouse: Chen, Bailin
- 8: Li, Dihua
- 9: Li, Haiying
Spouse: Xu, Dakang
- 10: Li, Hao
- 11: Li, Jun
Spouse: Zhao, Yimin
- 12: Li, Yaowu (Benson)
- 13: Liu, Kun
Spouse: Zhou, Xiaodong
- 14: Liu, Nan (Gu, Lucy)
Spouse: Gu, Kevin
- 15: Liu, Weihua
Spouse: Dai, Li
- 16: Lu, Bin
Spouse: Xiao, Hua
- 17: Ma, Yibing
Spouse: You
- 18: Mao, Qiming
Spouse: Yuan, Ling
- 19: Ren, He
- 20: Wang, Dongmei
Spouse: Wang, Hongbing
- 21: Wang, Li
Spouse: Yang, Yun
- 22: Wang, Yi (Hannah)
- 23: Xie, Jian-rong
Spouse: Chen, Li-ping

- 24: Xie, Min
- 25: Xu, Feng
Spouse: Yu, Minhua
- 26: Yang, Yun
Spouse: Wang, Li
- 27: Yong, Jianming
Spouse: Yang, Meiling
- 28: Yu, Minhua
Spouse: Xu, Feng
- 29: Zhang, Jianping
Spouse: Duan, Lian
- 30: Zhang, Xin
Spouse: Chen, Liang
- 31: Zhao, Juliet
Spouse: Xu, David Shengwei
- 32: Zhao, Yimin
Spouse: Li, Jun
- 33: Zheng, Jianxue
- 34: Zhou, Xiaodong
Spouse: Liu, Kun
- 35: Zhu, Eric (Xi)
Spouse: Zhu, Julia
- 36: Zhu, Julia
Spouse: Zhu, Eric (Xi)

[回到目录](#)



[回到照片目录](#)

张悦在讲规则



[回到照片目录](#)

统计分数



[回到照片目录](#)

张悦在指导如何统计分数



[回到照片目录](#)



[回到照片目录](#)

核算分数



[回到照片目录](#)

“精拱”队获团体第一



[回到照片目录](#)

张新泉和余华刚获南北组冠军



回家好交代

[回到照片目录](#)

夏力戈和陈志平获东西组冠军



老马水平不行！下次我上！

手义队怎么输了呢

[回到照片目录](#)

各区啦啦队和后勤部



[回到照片目录](#)

组委会成员与 CPCA 主席合影